

## 迂迴於記憶與情感

### Tarrying with Memories and Feelings

——編輯室報告

2019年9月7-8日，清華大學社會所暨本刊編委的陳瑞樺與交通大學（現陽明交通大學）亞／太研究室的林麗雲兩位老師召開了「文學論戰與記憶政治：亞際視野」國際研討會，邀請了日本、沖繩、韓國和新馬等地的學者來討論文學論戰與記憶政治的交錯和共振。這場研討會的初衷，一是回顧40年前曾經震動臺灣文壇與社會的鄉土文學論戰；另一是以文學論戰為入手，借鏡其他亞洲社會中曾經發生過的文學論戰，在今天還發揮著什麼作用、保有什麼意義？會議檢視了日本戰後的國民文學、1970年代韓國的民族文學、臺灣的鄉土文學以及馬華的文藝獨特性論戰，追問各個論戰所涉及與介入的政治、文學史的功能、鄉土想像與現實之間的張力，乃至冷戰的影響與國／族的狀態。會議發現，各地文學論戰的高潮雖然已經過去，但論戰所引發的思辨仍在當前激盪，這也就使得我們對於論戰的記憶與重述本身，就涉入了論戰中的政治，甚至成為其延伸和變奏。本期的專題論文最初就發表在這個會議上，感謝瑞樺和麗雲的促成。

與會議不同的是，本期收錄之四篇論文主要聚焦在馬來西亞和臺灣。對於當時的論戰採取一種反思與延伸的姿態。不論是強調冷戰的介入和衝擊（莊華興）、寫實主義的文藝性和特殊性（蘇穎欣）、還是神州詩社同仁和鄉土文學作家，如王拓的政治想像與現實的互動（魏月萍和劉羿宏），我們都可以看到當年的文學論戰於當下形成了一種魏月萍稱之為「迂迴」的關係，不是無法直接進入，而是藉著「迂迴」來展開隱匿於論戰當時無法明說的思考：例如馬共與中共的關係、馬華作家的現實感，以及鄉土想像與現實中國的差距。藉著「迂迴」所展開的空間，我們更能在距離中看到時代的變化與感受的起伏。當鄉土成為「本土」，「在地」告別祖國，當年的爭論似乎都失去了意義，但也正因為如此，「鄉土」與「祖國」才得以在歷史的流轉中顯現其意義，作為一種「曾經可能的現實」（what could have been）。「迂迴」因此也是逗留、耽擱、不忍離去，是記憶之於當下的延展、滲入、沉澱，是對現實進行微弱但持久抵抗的一種方式。重訪當年文學論戰的意義正在於保存記憶的活力，活化現實的張力。本期的封面適切地體現了這樣的思考。照片裡神采飛揚，張口高歌的是當年神州詩社的同仁，他們飽滿的精神與鑠鑠的目光反映著那個時代青

年對「鄉土」的期待——溫潤有情、信仰堅定、昂揚奮進。即令時移事往，那樣的狀態與情境仍然令人神往。馬來西亞李宗舜先生提供照片，以及本刊作者魏月萍老師居中聯繫，本刊至為感謝。

張正衡談「和食」的論文也可以作如是觀。唯一的差別是遺產想像中的食物本身仍在現實中演進，它雖然難脫想像的建構，但並非沒有傳統的根源，只是「傳統」同時也與現實處於張力之中，雖被現實穿透，但也對現實提供了規範性的想像，使「和食」成爲一種可能的「遺產」，一如鄉土。換句話說，對於過去，我們恐怕無法食之即棄或束之高閣，因爲它已是現實的一部分，需要我們跳脫建構與傳統的二元思路，直面其影響、深挖其意義。食物，一如文學，恰是構成主體不可或缺的養分。

本期的另一特點是「東亞青年貧窮的情感歷史」論壇。其前身是2019年3月8日由本刊與《台灣社會研究季刊》、《新國際》與《苦勞網》等單位共同主辦的活動：「又窮又厭世：當代青年的情感政治與貧窮化問題」。2017年吳承紘的調查報告《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臺北：月熊出版）出版以來，「厭世代」一詞很快成爲年輕世代自我指稱的流行話語。「厭世」的情感表述更是甚囂塵上，滲透在流行音樂和商品文化（如「草東沒有派對」與各種的療癒系商品）裡。作爲一種情感狀態，「厭世」夾雜了許多的內容，有對時代的忿忿、對自身的無力、也有意義的虛無以及真實生命中的許多困頓。這樣的情感狀態需要同情理解，更需要歷史解釋與跨地參照。因爲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非但沒有解決貧窮問題，反而因爲階級差距的擴大製造了一個「新貧世代」。以韓國的「三拋世代」爲參照，此論壇裡的四篇文章嘗試理解青年厭世的緣由，探究青年貧窮的歷史，探測未來與現在的距離，如何可以縮小、克服與思辨。

此外，本期的另三篇論文、新書論壇與評論，也展現著文化研究的活力與現實的張力。李婉貞、梁容輝的文章來自於設計研究的脈絡，以一種哲學思辨的方式，討論技術調節與後人類想像的關係。黃宗儀與胡俊佳的文章聚焦在臺灣跨境婚姻爲移居者帶來的變化，尤其是婚姻的親密性如何重構了移居者對地方的感受，從而點出了臺灣意象本身或許是充滿矛盾，一如婚姻所帶來的親密感也可能成爲包袱與負擔。萬尹亮則從農夫市集與產銷的角度思考另類食物網絡對生活與文化的改造，提醒我們，透過實作參與，我們可以不僅僅是消費者而已，而是具有改變生活型態與食物產銷方式的行動者與實踐者。這三篇文章雖然側重不同，但都充分突顯文化研究企圖理解與介入當下的初衷，以及文化實作所蘊含的哲學思辨與批判作用。梁廷毓的評論〈歹物：論一種「在地之物」與「死亡地理」的敘

事觀〉，亦有類似的效果。從「抓交替」的民俗討論出發，構思一種不同於歷史召喚與敘事的幽靈觀，強調物與空間的「聚／據」可以提出一種「亡在／存死」的思路，挑戰歷史敘事的理性主義與人本原則，因為「非物之物」的存在總是一再提醒我們：「土地本身就是一個複雜的、沉積式的構造」，而人並非萬物的準繩。梁廷毓已在本刊發表過幾篇主題相近的文章，他的「幽魂寫作」別出新裁，意味深遠，值得認真對待。

哈若圖寧的〈我們時代的法西斯主義〉是一篇譯稿。文章分析美國川普現象中的法西斯成分，提醒我們社會自主性的重要（一如傅科強調的「保衛社會」），因為唯有社會保持自主與清明，它才能夠認清內在於美國民主的法西斯幽靈，拆解資本與國家的共謀，重新調動「以民為主」的民主精神，改變寡頭治理所造成的國家危機。哈若圖寧是美國重要的日本思想史家與左翼學者，面對川普掀起民粹風暴，他甘冒不諱，以史家之筆寫出了美國的沉痾與民主的內在問題，不僅勇氣可嘉，更值得好以川普為師、「民主」為榮的臺灣政府好好反省。此文提醒我們，民主與民粹或許只是一線之隔，關鍵在於我們是否願意真誠面對內心的法西斯幽靈，回歸民意，而非製造民意。藉由推出這篇譯稿，本刊也希望推動對川普現象的反思與討論，期望讀者熱烈響應。

最後，新書論壇討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賀照田教授的新作《革命—後革命：中國崛起的歷史、思想、文化省思》（新竹：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對於關心中國發展的讀者來說，這本著作不容錯過，因為它深刻地分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以來的思想變化。作者以「病藥相發」一詞，來說明從革命建政到後革命改革的思想軌跡；他認為，將1979年起的改革開放視為對文化大革命的「撥亂反正」是誤判了形勢、給錯了藥方；既忽視了改革開放所造成的種種問題，也拋棄了革命建國本身的理想主義。這個「從革命到後革命」的過程正是崛起中國的秘方與病灶。王智明與林淑芬分別討論與回應了書中的關鍵議題，尤其對群眾路線的想像多所關注，這或許是因為臺灣資產民主運動的歷史向來對「群眾」抱持一種曖昧的態度，而使得「群眾路線」總是被負面地解讀為一種政治操控的手法。此間的差異與討論或許無法立即改變臺灣讀者對中國共產革命以來「群眾路線」的認識，但這或許可以成為溝通兩岸歷史、思想、文化與情感的一個起點。面對後川普時代的兩岸僵局，這樣的工作更形重要，也是本刊願意持續努力的方向。

王智明